

商周時期的鳥獸形銅尊 從婦好鴉尊談起

李琴



一九七六年，在安陽殷墟小屯宮殿宗廟遺址西南側，發掘了婦好墓。根據墓內的文物特點和地層關係，可以確定這座墓葬的年代為商代後期前段。（殷墟二期）

婦好墓宛如一座地下寶藏，向世人展現了殷商時期的王家氣派，被公認為三千年前的藝術寶庫，而「婦好」鴉尊堪稱這座寶庫中的奇葩。「婦好」鴉尊共有兩件，分別高四五·九、四六·三公分，重一六·七、一六·六斤，形制、紋飾、銘文亦基本相近，為一對，現分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河南博物院。（圖一）鴉尊整體為一昂首

挺胸鴉形（鴉，也作鴟鴞、鴟梟，是中國古代對貓頭鷹一類鳥的統稱），鴉小耳高冠，圓眼寬喙，雙翅併攏，粗壯的兩足與下垂的寬尾構成三個支點。鴉頸後有鑿，頸部後面開了一個四分之一圓形的口，上面有蓋，蓋前端有一站立狀的鳥，鳥後有一龍。鴉尊器身飾有繁縟紋飾，整體以雷紋襯地，蟬紋、雙頭怪夔、饕餮紋、盤蛇紋等交互使用。喙的表面和胸部飾蟬紋，頸兩側各飾一身兩頭的怪夔一條，兩翅前端各有盤蛇一條，頸後部、蓋面飾饕餮紋，鑿下、尾上有鴟鴞一隻。（圖二）婦好鴉尊器口下內壁有銘文

「婦好」二字。
「婦好」鴉尊是目前中國發現最早一件鳥形銅尊。作器者把豐富的想像與合理的誇張相結合，巧妙地以動物為題材，塑造成實用禮器，既有現實生活的真實寫照，又有藝術的概括處理。鴉尊生動造型、繁縟紋飾，反映殷商先民特有的宗教情感和審美觀念，是鳥獸形銅尊的代表作。

鳥獸形銅尊的源流

以殷墟文化為代表的晚商時期，人們掌握著更為先進的鑄造工藝，製造出令人歎為觀止的家國重器，是中

國青銅器鑄造的第一個高峰期。這一時期青銅器造型更為厚重，紋飾細膩且層層迭加，器物上詭譎的動物圖案威儀而神秘，尤其是青銅酒器中新出現了形狀似鳥獸的尊、觥、卣等盛酒器，蘊含著深厚粗獷的原始張力和藝術魅力。安陽殷墟的「婦好」鴉尊、湖南湘潭的豬尊（圖三）、醴陵的象尊（圖四）等，都是前所未有的新形式，大大豐富了青銅器的文化內涵，它們的出現也是中國青銅器進入高峰期的標誌之一。但是，以略帶誇張的寫實動物原形為酒器，是不是商人首創呢？多年來，學者圍繞青銅鳥獸尊這一問題，作深入的探討。

通過考古發掘，可以看出，將與人類密切關係的鳥獸動物圖像運用到生活用品之上，經歷了一個漸進演

化的過程。史前時期的先民們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中，把與他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鳥類、獸類等動物，塑造成一件件風格質樸的實用器。早在新石器時代中期，黃河、長江流域的先民就以模仿鳥的形狀製造陶尊。一九五八年陝西華縣出土的仰韶文化時期距今約六三〇〇～五六〇〇年前的陶鷹尊（圖五），構思奇巧，古拙質樸，整體採用鷹的造型，尖喙內勾，巨目圓瞪，雙翼收斂，尾部著地與雙足構成三支點，鷹的腿部藝術性誇張，進一步加強了整體器形的穩定性，尤其是尾部下垂與兩足成三支點，與婦好鴉尊有異曲同工之妙。史前的家畜飼養業在原始造型藝術上也有生動反映，豬和狗是大汶口文化（西元前四三〇〇～前二五〇〇年）

的主要家畜，並成為財富的象徵，在很多遺址內都發現了豬和狗的骨骼。在大汶口文化中，發現有仿照家豬、家狗形態製造的實用陶器。（圖六）在長江流域的良渚文化（西元前三三〇〇～前二二〇〇年）中，也多發現有仿動物的陶器，如江蘇省吳縣的鳥首豬形壺、獸形器等。（圖七）此外，一九七七年內蒙古翁牛特旗大南溝出土的鳥形陶壺，鳥仰頭張嘴，顯示出嗷嗷待哺的形象。（圖八）
在新石器時代的中國大江南北，都不約而同出土有仿動物形的陶器，一方面是原始民族把動物奉為神加以崇拜，另一方面是人們在長期的實踐中逐漸掌握「寫實」和「誇張」相結合的藝術手法，表現出豐富的文化內涵和獨特的藝術魅力。可以看出，



圖一 婦好鴉尊 河南博物院藏



圖二 婦好鴉尊線圖 局部



圖三 商代晚期 豬尊 高40.7公分 湖南省博物館藏 引自《中國青銅器全集4》



圖四 商代晚期 象尊 高22.8公分 湖南省博物館藏 引自《中國青銅器全集4》



圖十二-1 兔尊 1988年晉侯墓地八號墓出土
引自《晉國奇珍》



圖十二-2 兔尊 1988年晉侯墓地八號墓出土
引自《晉國奇珍》



圖十二-3 兔尊 1988年晉侯墓地八號墓出土
引自《晉國奇珍》



圖十四 春秋晚期 子作弄鳥尊 傳山西太原出土 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
引自《中國青銅器全集8》 鴉鳥兩足著地，不能立穩，在其尾部下方似丟失一支撐用的小獸。



圖十一-1 鳥形銅尊 寶雞青銅器博物院藏
引自《青銅鑄文明》



圖十一-2 鳥形銅尊 寶雞青銅器博物院藏
引自《青銅鑄文明》



圖十一 象形銅尊 寶雞青銅器博物院藏
引自《青銅鑄文明》



圖十三 春秋晚期 鳥尊 1988年山西太原金勝村出土
引自《中國青銅器全集8》 鳥尊背上置一提梁，並設弧形蓋，尖喙，可開合。

牛形銅尊一件。(圖九)到了西周中後期，一座墓葬中往往有不同形狀的鳥獸尊，如西周中期的陝西寶雞茹家莊一號墓，墓主為強伯，墓中隨葬有二件鳥形銅尊(圖十)、一件象形銅尊。(圖十一)晉侯墓地中被盜的八號墓出土了三件兔尊(圖十二)，其中二件形制相近，大小相次；未被盜的六四號墓出土了四件兔尊，大小形

制不一，是為奇觀。且以兔為尊的器形，在青銅器中尚屬首見。春秋戰國時期，鳥獸形尊的數量和品類減少，以鳥尊較為常見。(圖十三)並且隨著群雄逐鹿、新興地主階級的出現，諸子百家的爭鳴等，青銅器顯現出風姿各異、標新立異的特點，鳥獸紋銅尊的紋飾、造型向靈巧、多變和實用發展。(圖十四)

綜觀商代到春秋戰國時期鳥獸形銅尊所在的墓葬及銘文所顯示，它們的擁有者地位較高，或為王室貴族，或為諸侯國之長，或為諸侯國大夫等。關於商周青銅器造型、紋飾所反映的當時人們的意識形態，學者從宗教、神話的角度上多有探討。張光直先生認為「商周的青銅禮器是為通民神，亦即通天地之用的。」這在先秦

史前時期以陶鷹尊為首的動物造型陶塑，開啓了商代鳥獸形青銅器造型之先河。

考古發掘出土和傳世的鳥獸銅尊種類較多，學者對其進行分類排

比，按照器物形制可分為鳥尊、鴟鵂尊(鴟鵂屬鳥類的一科)、鴛鴦尊、鴨尊、牛尊、犀尊、羊尊、馬駒尊、豬尊、象尊、虎尊、兔尊和鳥首獸尊等重要類型。鳥獸形銅尊在殷墟前期開始出現，到殷墟晚期有了一定的發展，西周時期更為發達，春秋戰國時

期數量逐漸減少，品類也趨於單調。從鳥獸形銅尊的出土情況看，商代晚期通常在一座墓葬中隨葬一種造型的鳥獸紋銅尊，如殷墟婦好墓有「婦好」鴟鵂形銅尊一對，與婦好墓同時期的殷墟花園莊東地五四號墓，有



圖七-1 良渚文化時期(西元前3300~前2200年)
鳥首豬形陶壺 南京博物院藏 引自《早期中國》



圖七-2 良渚文化時期(西元前3300~前2200年) 獸形器
南京博物院藏 引自《早期中國》



圖八 小河沿文化(西元前2900~前2700年) 鳥形陶壺
高36公分 內蒙古博物院藏



圖九 牛形銅尊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藏
引自《安陽殷墟花園莊東地商代墓葬》



圖五 仰韶文化時期(西元前4300~3600年)
陶鷹尊 高35.8公分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引自《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編1》



圖六-1 大汶口文化時期(西元前4300年~前2500年)
豬形陶鬶 山東膠縣三里河出土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引自《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編1》



圖六-2 大汶口文化時期(西元前4300年~前2500年)
狗形陶壺 山東泰安大汶口出土 山東博物館藏 引自《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編1》



圖十七 石鴟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引自《殷墟出土器物選粹》



圖十八 鴟紋銅罍 引自《中國青銅器全集2》



圖十九 徙罍 河南濬縣出土

鳥、報喪鳥等。《說苑·鳴梟東徙》中有「梟與鳩遇，曰：我將徙，西方皆惡我聲……」的寓言故事。

鴟鴞是一種猛禽，給先民們一種勇猛、威嚴之印象，人們對它極強的戰鬥性加以崇拜。文獻表明，中國古代又以梟鳥有躲避兵器傷害和躲避兵災的神秘力量，《淮南子·說林訓》：「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高誘注：「鼓造，蓋謂梟。一曰蝦蟇。今世人五月望作梟羹，亦作蝦蟇羹。」鼓造即梟，說明梟鳥能辟兵。西漢及西漢以前的六博遊戲中，以殺「梟」為勝利。《韓非子》中所言「博者貴梟，勝者必殺梟」；《戰國策·魏策》：「夫梟之所能為者，以散棋佐之，夫一梟不敵五散也明矣！」

把鴟鴞視為惡鳥，並不是商代

人的思想，商人是把它們視為神鳥頂禮膜拜的。殷墟規格較高的墓葬中，往往會有青銅鴟尊、鴟卣出土，商代青銅器紋飾中多有鴟類形象出現，發現有較多各種質地的鴟形制品。大司空村SM539隨葬一件鴟形銅卣（圖十五），根據墓中出土的銅器風格及銘文可知，墓主人是「出」族人，擔任了高級職務，並有亞的爵位。從商王武丁開始，到商王朝滅亡的二百多年間，在河南南部信陽地區，存在著商王朝的異姓方國——息國，在息族貴族墓葬內發現有鴟形的銅卣。（圖十六）殷墟侯家莊H3K1101翻葬坑有三件圓雕石鴟，或立，或俯臥，其中較大的一件，高三三·六公分，最寬二五·二公分（圖十七），從其背部的一條豎直寬槽，推測它可能是供

建築用的裝飾性構件。侯家莊西北岡一〇〇一號墓是公認的王陵，時代屬於殷墟二期。通常情況下，商代晚期銅罍、銅罍等器物腹部的主題紋飾以饕餮紋為主，但也有用鴟鴞紋的，如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的鴟紋罍（圖十八），河南博物院所藏「徙」罍（圖十九），腹部均飾有對稱的鴟鴞紋，某種意義上來說，在商代晚期，鴟鴞紋與饕餮紋一樣，有著重要的地位，它們所表現的意圖都與當時的宗教思想有著密切的聯繫。

商代的人們除了把認為高於一切的青銅酒禮器製作成鴟鳥的形狀或用鴟形圖案裝飾外，還把玉佩飾做成不同形狀的鴟形。由此可證明，商人不但不貶斥鴟，而且還把鴟鴞視為神禽，足見商人對鴟鴞的尊重。這種

典籍《國語·楚語》昭王與觀射父的一段對話中有所體現。進而論及「商周青銅器上動物紋樣乃是助理巫覡通天地工作的各種動物在青銅彝器上的形象。」也有學者認為商代人製作鳥獸形尊、觥、動物形卣等，並非僅為了觀賞，而是出於對自然力的崇敬和支配它的欲望的幻想；商代繁縟的紋飾，已跳出了器皿實用功能的範圍，而突出了反映祭祀、崇拜等思想意識的作用。

鴟鴞形象與紋飾的社會內涵

長期以來中外人們對鴟鴞有褒有貶。在西方主流文化裡，貓頭鷹被視為智慧的象徵，希臘神話中的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化身就是一隻貓頭鷹。但貓頭鷹神秘的習性、安靜的飛行和

淒厲的叫聲使其成為世界上許多地區迷信甚至恐懼的物件。加拿大溫哥華印第安人不但遺留有貓頭鷹形象的圖騰木刻，其後裔現在仍保留貓頭鷹的圖騰舞，舞者衣紋為貓頭鷹，全身披掛它的獵獲物老鼠。也有把它作為死亡、黑暗的象徵，阿佩切印第安人在通往發生疾病地區的小徑上，放置死的貓頭鷹或貓頭鷹畫像；在中南美洲十四至十六世紀的阿茲特克神話中，貓頭鷹是冥國的使者，即死神們的差使。莎士比亞在他的《尤利烏斯·凱撒》和《馬克白》劇作中，用貓頭鷹的叫聲預示著死亡。

人們對鴟鴞讚美和厭惡、仰慕和恐懼的矛盾心理，在中國的諸多文獻中也有所表現。古書中把鴟鴞稱之為怪鴟、魑魂或流離，代表著奸詐、

不孝、死亡、黑暗和神秘。《詩經·鴟鴞》云：「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這是中國最早關於貶斥鴟鴞的文字，詩人以鴟鴞比喻壞人。曹植《贈白馬王彪》詩：「鴟梟鳴衡扼，豺狼當路衢。」李善注：「鴟梟、豺狼，以喻小人也。」梟長大後，還食其母，所謂不孝之鳥。《詩經·國風》載：「流離之子」，孔疏引《草木疏》云：「梟也，關西謂之流離，大者食其母。」《史記·孝武本紀》載：「古者天子常以春秋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集解孟康曰：「梟，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如淳言：「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為梟羹以賜百官。以惡鳥，故食之」。貓頭鷹的叫聲也常人感到厭惡，所以也有人認為它是逐魂



圖十五 鴟形銅卣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藏 引自《考古》1992年6期



圖十六-1 鴟形銅卣 河南博物院藏



圖十六-2 鴟形銅卣 河南信陽博物館藏 引自《生！中國文明》



圖二二 婦好圓足觥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藏 引自《中國青銅器全集3》



圖二一 婦好偶方彝 引自《中國青銅器全集3》

一百七、八十條以上。出土的大量甲骨卜辭表明，婦好是商王武丁的妻子，其本人也是一名傑出政治活動家和軍事家，頻繁主持王室盛大祭祀典

觀念可能緣於商代先民對貓頭鷹的崇拜，貓頭鷹晝伏夜出的生活習性，機警詭譎的目光，兇猛搏殺的性情，是勇敢和克敵制勝的象徵，使當時的人們對其產生敬畏、崇拜。

西周初期的製銅、琢玉等手工業藝術承繼商代晚期之風格，偶見鴟形器物，到了西周中期，鴟尊與鴟紋極為少見，甚至不見。戰國末期和秦漢時期的墓葬中，又發現鴟鵂的圖像或鴟形器物。如長沙馬王堆一號墓出土帛畫、漆棺等的上面畫有鴟鵂；四川青川戰國墓出土一件木胎的彩繪鴟壺；漢代的墓葬中也常發現把用於盛



圖二十 漢代 紅綠釉陶鴟壺 高17.5公分 河南濟源軹城泗澗溝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裝糧食的陶倉做成鴟形，形制通常是陶倉上部為鴟首，下部為鴟身。（圖二十）貓頭鷹為鼠類的天敵，陶倉製作成鴟（貓頭鷹）形，體現當時人們重視糧食生產、期盼五穀豐登的美好心願，從一定角度說明了鴟在漢代人們的心目中，起到辟邪的作用，是吉祥的象徵。由此看來，戰國末期和秦漢時期鴟類題材的藝術品還有發現。

由上述文獻記載和出土實物可知，中國古代對鴟鵂的好惡觀，因時、因地、因民族而有所不同。但從鴟類動物的生理習性來看，它們的食物以鼠類為主，也吃昆蟲、小鳥、蜥蜴、魚等動物，長大後並不食其母。文獻中關於鴟長大後食其母，只是當時的儒學之士宣揚倫理道德孝文化的一種「隱喻」。這從《左傳》穎考叔孝感鄭莊公的回答中可見一斑。穎考叔答曰：「此鳥名鴟，晝不見泰山，夜能察秋毫，明於細而暗於大地。小時其母哺之，長大啄食其母，此乃不孝之鳥，故捕而食之。」筆者非常認同楊宗紅《說用梟祠黃帝》一文中的結論：「鴟是否食母在先秦文獻中找不到資料證明，到了東漢，才有漢儒

禮。在武丁對周邊方國、部族的一系列戰爭中，婦好多次受命代商王徵集兵員，屢任軍將征戰沙場。她又曾擔任武丁大軍先頭部隊的首領，多次率兵「征夷」、「伐羌」、「征土方」等，最多時統兵一萬三千人，戰功卓著。

我們從甲骨卜辭和安陽殷墟的重要發現，「結識」婦好，她是一位偉大的女性，威望甚高，深得武丁寵愛，所以，在她去世後，武丁以厚葬來突出她的尊貴地位，寄託心中的哀思。

在婦好墓中，與鴟鵂有關的除「婦好」鴟尊外，在「婦好」偶方彝裝飾有鴟面（圖二一），在婦好圓足觥（一對）的後端為一作站立狀的鴟鵂，鴟鵂形象生動，刻畫入微，眼周的輻射狀羽毛，及由細羽排列而成的臉盤，更是入木三分。（圖二二）此外，在婦好墓出土的一五五件各種動物形象的玉器中，有六件鴟鵂佩，它們均作站立狀，形象各異，最顯著的特徵是頭上有兩直立耳，兩眼圓大，尖喙內勾，頗能體現鴟鵂的特徵。

鴟鵂形青銅器以尊、卣為多，且多見於殷墟二、三期青銅器中，鴟鵂紋亦大多見於殷墟時期的青銅器

始言鴟食母。……後世人惡鴟，除了一些儒者想借所謂食母之鴟言某種『志』外，大部分民眾討厭鴟，不是因其食母，而是它與死亡有著某種聯繫，是預示某種禍殃來臨之鳥。」

婦好其人與鴟

婦好墓是一座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南北長五·六公尺，東西寬四公尺，深八公尺。墓口的上部有一座夯土房基，可能是當時祭祀建築的遺跡。墓內有一棺一槨，但槨已塌毀，棺已朽爛。東、西兩側墓壁上各有一個長條形壁龕，墓底設有腰坑。墓內有殉人十六具，殉狗六只。該墓雖然墓室不大，但保存完好，隨葬品極為豐富，共出土不同質地的隨葬品一九二八件，有青銅器、玉器，陶器、寶石器、象牙器、骨器、蚌器、海貝等。其中青銅器占四六八件，重達一六二五公斤，充分顯示了殷商高度發達的青銅文明。特別是一一〇多件青銅器上都有「婦好」銘文，明確表明它們是婦好的器物。

從婦好墓琳琅滿目的精美隨葬品來看，婦好生前地位非常顯赫。甲骨文中有關婦好的記載至少有

上，兩周時期的青銅器上極為少見，甚至不見。這說明鴟鵂在殷人的思想世界中是極為重要的。馬承源先生認為「商代青銅器鴟鵂的圖像，應看作為表示勇武的戰神而賦予辟兵災的魅力，為戰神。」由此可見，婦好墓中鴟鵂形青銅器、玉器，及青銅器上的鴟形圖案，較其他殷墟墓葬中出土的以鴟形作為母體紋樣的器物較多，不僅與婦好顯赫的地位有關，更是婦好能征善戰的表現。

作者為河南博物院陳列部主任

參考資料

1. 《中國青銅器全集》。
2. 《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編》。
3.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婦好墓》，文物出版社，一九八〇。
4. 張光直，《商周青銅器上的動物紋樣》，《考古與文物》一九八一年第二期。
5. 河南省信陽地區文管會、河南省羅山縣文化館，《羅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學報》一九八六年第一期。
6. 杜迺松，《論青銅鳥獸尊》，《故宮博物院院刊》一九九五年第二期。
7.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發現與研究》，科學出版社，二〇〇一。
8. 馬承源，《中國青銅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頁三八八。
9.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所，《安陽殷墟花園莊東地商代墓葬》，科學出版社，二〇〇七。